

# 海棠依旧

：知否？知否？  
应是绿肥红瘦

陆

关心则乱  
著

侯爷难哄 / 吃醋冷战 / 相夫不容易  
嫡子稚嫩 / 庶女执拗 / 教子不容易

怎奈侯爷不按常理出牌，要她“以真心待之”  
战战兢兢活了这么久  
她还找得回真心吗？

“无妨，一天，一月，一年，  
甚至是一辈子，我都愿意等。”

晋江总分榜 NO.1 百万读者好评


宅斗翘楚关心则乱  
娓娓写尽了古代大宅门内的美人心计

# 海棠依旧

：知否？知否？  
应是绿肥红瘦

陆

关心则乱  
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6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. 卷六 / 关心则乱著. —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16.5

ISBN 978-7-106-04452-7

I. ①海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91801号

出版人 宋岱  
总策划 周政  
总监制 杨翔森  
编辑总监 调调小狸  
责任编辑 苗卉 赵敏  
特约编辑 月饼殿 乔木 高彦清  
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  
版式设计 李映龙  
校对 高彦清  
责任印刷 庞敬峰

## 海棠依旧：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 卷六

关心则乱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（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） 邮编 100029

电 话 64296664（总编室） 64216278（发行部）

E-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00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452-7 / I. 1087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/ 第201回<br>道道道  | 069/ 第210回<br>千里姻缘·上  |
| 011/ 第202回<br>孕期风波 | 073/ 第211回<br>千里姻缘·下  |
| 019/ 第203回<br>儿女事  | 080/ 第212回<br>人人都需要夸奖 |
| 025/ 第204回<br>送别日  | 088/ 第213回<br>张良计与过墙梯 |
| 033/ 第205回<br>媒人喜  | 095/ 第214回<br>风向      |
| 042/ 第206回<br>送君行  | 101/ 第215回<br>第二次选择   |
| 049/ 第207回<br>别后琐事 | 108/ 第216回<br>祸起萧墙    |
| 055/ 第208回<br>过年前后 | 122/ 第217回<br>京城变乱    |
| 060/ 第209回<br>分家风云 | 139/ 第218回<br>终结章·上   |

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56/ | <b>第219回</b><br>终结章·中     | 243/ | <b>番外六</b><br>绣巧  |
| 187/ | <b>第220回</b><br>终结章·下     | 253/ | <b>番外七</b><br>翠蝉  |
| 216/ | <b>番外一</b><br>金紫少年郎，绕街鞍马光 | 261/ | <b>番外八</b><br>玲儿  |
| 222/ | <b>番外二</b><br>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 | 273/ | <b>番外九</b><br>二月雪 |
| 226/ | <b>番外三</b><br>兽炉沈水烟，翠沼残花片 | 282/ | <b>番外十</b><br>锁香檀 |
| 231/ | <b>番外四</b><br>羞日遮罗袖，愁春懒起妆 | 298/ | <b>结束语</b>        |
| 235/ | <b>番外五</b><br>玉珠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第 201 回

### 道道道

此后两日，康姨父和王老夫人先后上门。长柏使人给明兰传话：前头的事有你父兄和夫婿呢，你好好照料老太太即可——以上完整句子属于汗牛和海氏共同发挥想象力的结果。

明兰亦非好事之人，当即顺了长柏的意思，老老实实待在寿安堂，陪老太太说些玩笑话，在床头读两卷佛经，只不时询问探来的消息。

据小桃来报，这两日老爷盛纮表现甚佳。

康姨父来时，他一脸焉了吧唧，口口声声息事宁人，说总不好真叫王家出个被休弃的女儿，那叫王家怎么做人呢，还请康姨父把康姨妈领回去。康姨父吓得不轻，生怕那个极品的老婆再次绝地重生，指天咒誓地主动要求送入慎戒司，随即一溜烟跑了。

王老夫人来时，盛纮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开口圣人道理闭口天地良心，引经据典，直说得声泪俱下，表示即使要与王家决裂，也非要重惩康王氏不可。

尤其关键的是，王氏昂首挺胸地出来，如烈士般表示愿意在家庙念经十年，

以示悔过。王老夫人还想多说两句，女儿已神情冰冷地离去，看都不愿多看老母一眼。

王老夫人百般无奈，知此事已无可挽回，终于点头答应。

盛夏白昼，盘桓在门口窗下是十分辛苦之事，趁中场休息，小桃请汗牛小哥吃冰镇绿豆汤时，顺手套了些长柏夫妇的近况。

“这两日，大少爷在屋里只说了五句半话。”汗牛痛陈工作之艰辛，“大奶奶身边的玉燕说，再三四日就好了，我觉着没十天半月好不了。”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呜呜呜。

到第三日，三家齐聚盛府，说定一应事项。王老夫人答应送女人慎戒司，康姨父再三保证绝不亏待元妻所出儿女，盛纮再三保证将对几个外甥厚待如昔。

当日下午，众人就套齐马车，专挑那冷僻小道绕路去了内务府。分掌慎戒司的内宦见多识广，加之顾廷烨早两日就打点好了，他也不问康王氏犯了什么过错，只叫娘家夫家一齐在文书上用印签花，然后阴阴地宣布事便落定，再不可更改。

康姨妈被塞嘴后五花大绑丢上马车，经过一条荒草杂生的窄细破陋的甬道，两边是高耸的青砖厚墙，远处依稀可见朱红黄瓦。

她还不知出了何事，直到被几个干枯漠然的粗服婆子叉进一扇偏僻的黑漆大门，来到一个简陋阴森的屋子里，她才低叫着挣扎起来，王家人不放心，在后头跟着进来。

王老夫人泪眼婆娑道：“孩子，这里是慎戒司，你在这里好好的，我会常来……”

直如一个闷雷在耳边响起，后面的话康王氏听不清——慎戒司是什么地方，自己从小养尊处优，怎么能过这种贫贱的日子？！

她疯狂地呜呜叫起来，身旁婆子刚扯掉她嘴里的布头，她就疯了似的号叫：“你怎能把女儿送进这种地方？！你算什么母亲？你又算什么哥哥？！你们要我死吗？好狠的心，看着盛家富贵，你们就不管自己亲骨肉死活了！”

她双眼充血，疯癫欲狂，仿佛一只要撕人皮肉的凶兽，把王家母子吓得齐齐退了一步。

“你不肯救我，何必把我生下来！自己把我爹看得严严实实，却总叫我贤惠妇

道，我不如你的意，你就舍弃我！你不是我娘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……”

小女儿憎恨自己，大女儿也这般怨毒，王老夫人终于抵受不住，咳出一口暗红的血，软软倒下。王舅父一把扶住，连连呼叫，见母亲不省人事，面如金纸，怒而对妹妹道：“母亲为你操碎了心，你却这般伤她！我不是你兄长，好好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也不是我妹子了！”

说完，王舅父背起老母就往外走，一时里外一团混乱，好不容易人走干净了，一个素衣的中年女官缓缓从屋角走出，阴恻恻道：“这般忤逆不孝，是该好好管教管教的。”

康王氏开口欲骂，那女官伸手就狠狠扇了她两个耳光，直打得她两耳发鸣，她犹自不服，才骂两句“贱婢”，那女官接过身边婆子递过来的薄木板，照她的面颊用力抽下去，一连抽了十几下，打得她两颊充血，高高肿起，嘴角破裂流血。

“你嘴巴再不老实，我就继续打。看是你的性子硬，还是我的板子硬！”那女官面无表情。

康王氏半张脸痛得发麻，几欲晕死过去，偏绑得牢固没法动弹，只能咬牙道：“要我受你们的糟践，我宁可去死！”

那女官丝毫不动容，冷漠道：“我劝你别来寻死觅活这套，这儿死的人多了，多你一个不多。”当然活着更好，可以多一份供奉。

说着女官转身出去，三四个糙陋粗壮的婆子一拥而上，迅速把康王氏里外扒了个干净，收走绫缎后，扔下一套粗布衣裳。康王氏羞愤难当，却也没胆子光着身子出去，只得强忍脸上疼痛，一边暗暗咒骂，一边恨恨地穿上那散发着霉味的布料。

四边门窗紧闭，静得叫人发慌。康王氏越来越害怕，难道自己下半辈子真要困在这个鬼地方？不不，她不会的，一定得出去，前半生遇到多少险关，她总能渡过，这次也行！谁也别想欺侮她，她是兰溪王家的嫡长女！

这时一声吱呀，门开了一半，缓缓进来一个中年妇人，康王氏眼睛一亮，赶紧冲上去握住她的手：“好嫂嫂，你终于来了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王舅母轻轻甩开她的手，满意地打量大姑子破烂的脸颊和衣裳，悠悠道：“我来与你道别，原本是娘要说的，现下她叫姑姑气得半死不活，只好我来了。”

康王氏哭道：“我适才是昏了头了，居然辱骂母亲！求母亲来看看我，我一定磕



头认错……哥哥也恼了我吧，求嫂嫂给我说些好话，把我救出去……”

“呵呵，姑姑真是说笑了，您博学多才，怎不知这慎戒司的规矩，但凡进来了，非有皇命，哪有出去的？难不成姑姑要我们来这皇宫劫人？”王舅母掩袖而笑。

康王氏用力摇晃嫂子，急道：“那就叫哥哥去求皇上！”

王舅母笑得更厉害了：“哟哟，姑姑好大的口气。可惜你兄长芝麻绿豆的官儿，寻常得见天颜尚不容易，更别说开口求恩典了。”

康王氏愤然大叫：“我爹是三朝元老，灵位供奉在名臣阁里，皇上不能开恩于我？！”

“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姑姑呀，你也不看看，这都什么年月了。再说了，前几年法办的那高家三老爷，他爹也是三朝元老呢。”

康王氏颓然地放开手，惊惧交加：“难道真没人能去求皇上了吗？”

王舅母凉凉道：“亲戚里头，只有两个能在皇上跟前说上话的。一个是顾侯爷，一个是安阳老王爷。不过……”她笑了笑，“姑姑觉着，盛家的六丫头愿叫夫婿去求恩典呢，还是姑姑的那位庶女盼您出去呢？”

明兰对自己的切齿恨意，康王氏还是知道的，只能希冀着：“苏姨娘的身契还在我手里呢！那死丫头敢不听话，我就卖了她娘！”

王舅母只觉得滑稽，摇头笑道：“先别惦记着卖别人。姑姑身边那些心腹，从祁妈妈起，一个不落，这两日就要被发往滇边了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王舅母道：“你以为王家会留着那些知道此事的人吗？何况，这帮奴才非但没劝着姑姑，还帮衬撺掇，母亲如今一口气全出在他们身上了。”

康王氏无计可施，跺脚撒泼起来，甩着满头乱发：“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反正我一定要出去！叫娘想法子，叫哥哥想法子，去送银子，给人许官儿，去托父亲生前的友人……”

王舅母打断她的满嘴胡言：“别做梦了，你是别想出去了。姑姑以为，自己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她冷冷一笑，讥讽道，“乍闻此事，大妹夫来势汹汹就要写休书，或一条白绫了结了你。盛家亦不肯罢休，最后，为着王家的体面，也为着你的性

命，只能送你进来了。”

康王氏愤愤然道：“我就知道娘是为了王家的体面。康家要休就休好了，我离了康家也能过日子，总胜于我在这里活受罪。”

“王家不止你一个人，母亲还有旁的儿孙要顾呢。姑姑也别太自以为是了，真当自己是金凤凰，是天之骄女？”王舅母讥笑，什么东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

康王氏恨恨抬头：“嫂嫂如今乐坏了吧，巴不得见我这般凄惨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。”王舅母坦承。

康王氏大怒：“你……”

“人人都说王家是好亲事，婆母和夫婿都是和善人，谁知却碰上你这么个姑子。”王舅母拢了拢鬓发，平静的神色下是隐含多年的怨气，“我很早就知未来婆家有两个姑娘，我没有姊妹，总想着要把你们当亲妹妹般待着，一家和乐。可从我进门起，你就在母亲面前搬弄，变着法儿地挑剔，叫我立规矩，还在你兄长面前挑拨。你当我不知……哼，我都知道。可我没法子，只好想尽办法讨好你，甚至你身边的丫头、婆子。”

想起那段屈辱的日子，王舅母无数恨意涌上心头。

“那年，我刚生了佑哥儿他大姐，你就撵掇母亲给相公纳二房，我暗中哭了多少次，夜里怕得醒过来，好在你哥哥温厚，娘也算明理，才没听你的话。呵呵，你又不高兴了吧……你自小就这脾气，人人都该听你的，看你脸色，把你捧在头顶上，但凡有半点不依的，你就要发脾气。未嫁的小姑子插手兄嫂的房里事，真是闻所未闻，也叫我见识了。”

康王氏脸颊上的肌肉抖动了几下——她素来不把这嫂子当回事，没想到……

“千盼万盼，你总算出阁了，谁知……”王舅母讥嘲地看着她，“你瞧上我那尊白玉送子观音，那是我娘三步一叩首从枫霞山上求来的。你说要就要，还说否则就不嫁，我还得笑着双手奉上。谢天谢地，我后来还是有了佑哥儿。可是，自那日起，我心底真恨极了你。”

想起母亲担心自己迟迟未生子，到枫霞山虔诚叩拜，磕头下跪弄得满身是伤，王舅母不自觉地扯动脸颊，露出狰狞恨意。

康王氏猛然想到一事，大叫：“你不许为难我的元儿！你有气冲我来……”

王舅母仰头大笑，笑得几乎流出了眼泪：“原先我还不敢动她，只想着纳个妾就算了，如今……呵呵，你放心，回头我就去物色好人家，给佑哥儿寻一个平妻！”

“平妻？你敢？！”康姨母上前来扯她的衣襟，疯狂嘶吼，“元儿能不能生还两说，就是生不出来，纳个婢女算完了，回头留子去母！”

王舅母一拐肘撞开了她，冷笑道：“你当自己还是那个要风得风的王家大小姐吗？我呸，也不照照镜子！我告诉你，元儿是决计不能生育的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难道……你动了手脚！”康王氏这方面反应很快，她自己就常这么干，“你好狠的心，她也是你的外甥女呀！是你的儿媳呀！”

王舅母拉平袖子，目中含冰：“元儿这种媳妇，白贴我金山银山也不要，可恨母亲偏心，我只能受着。本想她年纪还小，好好调教也就是了，谁知……哼哼，她进门后没大没小，不恭不敬，我不过训斥她几句，她就回娘家告状。你是怎么跟她说的？”

康王氏想起那件隐秘，不由得满头大汗。

王舅母冷声道：“你对元儿说，母亲年纪大管不动事了，佑哥儿父子又都老实，只要我一死，到时不但没人管束她，整个王家也都攥在手里了！你还给了元儿好些好东西吧。哼哼，可惜你女儿只学了你的歹毒，却没学到你的心计，轻易信了身边人，叫我套了个清楚。”

她忽然扬声道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元儿无处向我下手，我却有的是机会。我使人去青楼寻了一味上好汤药，给元儿服了。她这辈子休想生儿育女！”

康王氏尖叫一声，伸出十根手指向王舅母扑去，可惜脚步踉跄，叫王舅母一把推开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康王氏只能哭道：“那都是我的主意！你若不忿，大可朝母亲告状，狠狠罚我们母女便是，何必朝个孩子下手！”

王舅母嘲笑道：“告了又如何？娘素来偏心你，这回盛氏倾全家之力，才把你送进来，姑姑本事大，我可不敢轻忽。”

“我要把你这毒妇行径告诉母亲！”

王舅母笑道：“下回慎戒司开门，须等到明年正月。那会儿，全家早随你哥哥赴外任去了。你哥哥虽不能留京，不过倒谋了个好去处，是山温水暖的江南，正好

养病，如无意外，又是两任吧。”她压低声音，满脸微笑，“这回母亲叫你气得不轻，大夫说情形不好，陈年旧疾都泛上来了。你说，七八年后，她老人家还在吗？或者说，那会儿她还发作得动吗？”

一阵冰冷蔓延至康姨妈的心头，她坐在地上，如一只无能为力的困兽——王老夫人的身子她很清楚，早已沉痾多年。正因恐母亲时日不长，她才想尽快多做些事，免得将来无人可护时，寸步难行。谁知这回踢到铁板——都怪那盛家丫头，不依不饶，非要彻查到底。

王舅母抬起她的手，啧啧道：“姑姑这双手保养得极好，这把年纪了，还跟小姑娘似的，嫩白细滑。唉，以后却要劈柴、浣衣、做粗活，待长了冻疮、老茧……啧啧，真可惜了。”

她直起身来，缓缓走到门边：“允儿是个心善的孩子，也有福气，想来盛家不会太为难她。至于元儿嘛……她行事横冲直撞，招摇跋扈，倒像是犯了疯病，我会找个院子给她好好养病。姑姑放心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定叫她好吃好喝地过日子。”

王舅母一脚踏出门外，身后传来康王氏的号啕大哭，夹杂着许多刻毒咒骂，那个中年女官幽灵般地靠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太太不必烦扰，虽说惯例是每年可见亲人两回，可规矩都是人定的。到了日子，报个有恙不能出来，也就是了。”

权贵人家的把戏多了，她每年也能进账不少。

王舅母微笑：“如此劳烦姐姐了。每年供奉我会送来，还有些薄礼姐姐可千万别嫌弃呀。”

只要熬到王老夫人过世，就算康晋和允儿知道了也不打紧，更何况自己早把证据痕迹抹了个干净，康王氏无凭无据，未必有人相信她的疯言疯语。

多年委曲求全，今日雪耻，王舅母真是说不出的开心。

想到终于摆脱了这个魔咒般阴魂不散的祸害，丈夫再也不用低声下气去求情善后，自己也不用每年省出银两来供她挥霍，便是盛夏滚烫的日头直照在脸上，她也不以为意——还有儿子，这回她要好好挑选，出身低些也不打紧，只要品行端正，为人贤惠。

走到外头，康家是早不见人影，盛家也回去了，又因婆母骤病，丈夫先护着回了家，于是王舅母坐另一辆马车，想了想，却不直接回府，而是绕到了盛府。

进府后，她寻了王氏，好生一番安慰劝抚，王氏正又害怕又憋屈，两眼泪汪汪地道谢：“我知道嫂子对我好，只可恨我自己嫡亲姐姐却来害我。”

王舅母叹口气，这位小姑子虽说脾气不好，但那些年也没为难她，只是犟头倔脑的不讨人喜欢，倒是她女儿如兰，听说如今愈发稳重了。唉，当初讨了如兰也不错，偏叫那可恶的毁了儿子姻缘。

王氏擤了把鼻涕，犹自哭道：“我那狠心的孽障，叫我这两日就启程，还说什么……早去早回，早早积满十年！”

那死小子真是铁石心肠，还写了个字幅送来，上书某年八月二十五——这是他规定她启程的日子——叫她挂到家庙的墙上，时时看着，好心里有数。那臭小子还一脸大方道，十年后的八月，她可以提前半月回来，正好全家过中秋。

呜呜呜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！

总算海氏暗中告诉自己的婆母，只要老太太气消了，心软了，由她开口，说不定王氏可早几年回来。还送来她亲手订的空白本子，雪白的绢纸上，用笔直纤细的墨线划好了格子，叫婆母这几年多识些字，好好练习书法，用心抄几本经书送给老太太，以表忏悔之意。

呜呜，还是儿媳好，又孝顺，又体贴，可惜自己现下实在没脸见她。

还不止，慧姐儿自小是王氏带着的，每日都要搂着祖母入睡，三日前长柏把女儿从她屋里带走，小孙女揪着她的衣裳哭得跟泪人似的，死活不愿离开，最后叫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掰开了带走——王氏哭得肝肠寸断，心都要碎了，这时她才痛彻心扉地悔恨起来。

青天在上，她不该起歹心，不该有恶念，现在菩萨在罚她了。

王舅母劝慰好王氏，又叫婆子引着去了寿安堂。

拜见过盛老太太，只见她气色渐转，半倚在床头跟全哥儿说话，海氏抱着才几个月的小儿子在旁笑着凑趣，长柏却在一旁训斥妹子，声音太低，听不太清。

王舅母真心诚意地说了好些祝愿康复的话，因不知盛老太太此时是否知情，半句没点到下毒之事，盛老太太满脸笑容，好声好气地跟她拉家常。长柏兄妹和海氏也起身行礼，互道平安，见盛家人对自己和善依旧。王舅母方放下心来，又说了几句，她才告辞。

因海氏抱着孩子，长柏就扯着明兰送客，站在门廊下，见王舅母走远，长柏转过头来又要开口，明兰抱着脑袋哀求：“哥，你别数落我了！我已给爹磕头赔罪了，你还要如何？”

长柏板着面孔：“言为心声，你说这句‘还要如何’就是心中不服。圣人云……”

“求你了，哥，我真知错了。我不该一意孤行要把事情闹大，不该任性妄为软禁姨母，更不该胆大包天去捉人……”

“不对，这些你都没错。”长柏道，“若是我，也会这么做。”

明兰一脸错愕：“那……我哪里错了？”

长柏一个栗暴敲在明兰脑门上，训道：“你不该仗着夫家权势顶撞父亲，叫父亲下不来台。父亲再不对也是长辈，你开口要挟，闭口讥讽，岂是为人子女之道？父亲并非不明理之人，你好好与他分析利弊，道明个中厉害，自然父女同心，一齐应对。这么点事，就呼天抢地要死要活的，平日的机巧哪去了？只有显摆聪明的能耐。”

明兰被训得一头的灰土，还辩驳不出半句，嘟囔道：“我哪有哥哥聪明。姨母下毒，可以从朝堂说到内宅，从眼下说到几十年后……”

长柏眼睛一瞪，又要一个栗暴敲下去，明兰脖子一缩，忙道：“我这不认错了吗。又哭又端茶的，爹爹都不怪我了！”其实盛紘是就着台阶，下了算了。

正说着，明兰忽觉一阵恶心，捂嘴欲吐，半道上又没吐出来。此时，兄妹二人已回到屋里，只见林太医正给老太太请脉。

长柏继续训话：“我的话很恶心吗？认错态度极其不端正。”

明兰摇头摆手，还是海氏瞧出些不对劲来，关怀道：“妹妹这几日脸色不好，现下林太医也在，索性叫瞧瞧。”

盛老太太满心担忧，忙叫明兰坐下。

林太医笑呵呵地搭下三根手指，未几，他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，瞥了眼明兰，继续静心号脉。盛老太太见太医迟迟不开口，急道：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

林太医微笑着起身，拱手道：“恭喜老太太，夫人这是有喜了。”

屋内一片安静，长柏看看自己适才敲栗暴的两根手指，海氏看看明兰平坦的肚

皮，全哥儿看看熟睡如小猪的弟弟，明兰坐在窗边的太师椅上，毫无自觉地傻傻微笑：“多久了？”

“两个多月了。”林太医苦笑，没见过这么生猛的孕妇，“脉象平整有力，夫人不必担忧，只是近日有些操劳，好好休憩阵子就好了。”又吩咐了几句，然后躬身退出屋内。

盛老太太木然坐在床上，沉默了很久很久，忽然暴怒，拍着床沿骂道：“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！今日就回！”转头对房妈妈道，“去给她收拾东西，连姑爷的一起！你亲自送她回侯府，交到崔妈妈手里，不许出差错了！”

盛老太太又狠狠捶了个软枕头，指着明兰道：“你个不省心的小冤家，两口子一道在我这骗吃骗喝，再敢多耽搁半刻，仔细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见祖母真的发怒了，明兰抱头鼠窜，老老实实跟着房妈妈走了，海氏笑着拉全哥儿跟了出去，屋里只剩祖孙二人，外加炕上一个睡熟了不知何时睡醒了也不会知事的小小婴儿。

“这可恶的冤家！”盛老太太忍了许久。

长柏含笑看着祖母，过了会儿，他忽地跪下：“如无意外，孙儿这回当会续任。待祖母病好了，就跟孙儿一道过去吧。”

盛老太太沉吟不语，长柏轻轻道：“祖母全都知道了吧。”盛老太太苦笑道：“房妈妈瞒不住我。唉，人心叵测，谁料我这把年纪了，还有如此奇遇。”

长柏仰头道：“祖母，跟孙儿到任上去吧。那儿虽不如京城繁华，但民风淳朴，山清水秀，景致别有一番风情。祖母不是老想到处走走吗，就跟孙儿去吧。”

盛老太太叹道：“惦记着到处走走的，不是我，是孔嬷嬷。她身子不好，早早去了，我总想替她圆了这个心愿。”

“这不是正好吗。”长柏道，“我和您孙媳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”

看着孙子清明洞彻的眼睛，盛老太太暗叹一声。

她明白他的心意，自己素来是眼里不揉沙的性子，此次盛纮的那些小心思，实在让她很不舒服，与其相见要做母慈子孝的戏，不如索性避开，数年后再见，也就淡忘了。

“只怕说出去，名声不好听。”父子相连，盛纮的名声不好，长柏也难免受牵连。

“祖母不必忧心，就说那儿有位名医，孙子请您去寻医的。”

盛老太太失笑：“当心吹破了牛皮，真有人去你那儿寻名医。”

长柏笑道：“那就说，那名医云游四海，替祖母瞧好了病后，又走了。”

老太太摇头而笑，忽觉心胸开阔，往事也不那么可鄙可恨了。

门外的汗牛听得满头大汗：完了完了，今日大少爷貌似又在内宅说了很多话呢。

## 第 202 回

### 孕期风波

明兰被押回家，崔妈妈抱着胖嘟嘟的团哥儿笑吟吟地在门口迎着，房妈妈上前就在她耳边说了几句，崔妈妈霎时变了脸色，气呼呼地瞪了明兰几眼，待房妈妈离去后，忙把团哥儿交给翠微，亲自服侍明兰更衣沐浴歇息。

轻松地睡在软绵细滑的丝席上，明兰惬意地呻吟出声——还是自己家好呀，仿佛又回到了六七岁时，歪歪扭扭地躺成大字形，由着崔妈妈给自己剪指甲，一迭声地追问可有不适。

明兰向来身体很好，这么多年坚持锻炼，饮食得当，生活习惯健康，且托那早挂了卫姨娘的福，这副身板据说就是传说中的极品宜男相。虽然看来纤巧娇嫩，但腰是腰，臀是臀，比例恰当，是个十分好生养的优良品种。

这回只是累了，累身又累心，如今既都解决了，还有个更强大的长兄在善后，她自然一概放了心，正想好好歇两日，吃吃喝喝睡睡，恢复以前幸福的情懒生活，谁知竟有孕了。



本来崔妈妈听门房报明兰回来了，已叫小丫头把湃在井里的大西瓜和水蜜桃拿出来，切好摆在茜红荷瓣的白瓷碗里。刚送走房妈妈，回屋正瞧见明兰拈起银签子要插水果，她忙一把抢过果盘，怒目：“西瓜性阴寒，桃子性甘热，两样都不许吃！”

崔妈妈转头就要把水果丢出去，小桃连忙乐不可支地赶紧接过来：“妈妈您放心，我定把这些都处置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不叫夫人眼馋！”

明兰咽着口水目送小桃欢快地蹦跳出去，转眼看见扒着锦篋墙缓慢学走路的团哥儿，白胖粉红的小脚丫踩在滑滑的湖绿被褥上，她又气不打一处来。

几日不见儿子，怎会不想念，谁知这臭小子小别后看见亲妈，既没早熟儿童泫然欲泣的悲伤样，也没有全然不认识到怕生。

顾小公子他活得依旧滋润健康，照旧满身喜人的肉肉（包括脚丫和手指节），他笑呵呵地跟明兰招招小胖手——正是明兰以前教他跟客人打招呼的样子，然后背身趴在床上，没事人般继续玩他的巧木板。

足足半个下午，明兰都努力和儿子培养感情，逗着他翻来翻去，逗他扶墙单脚独立。团哥儿乐开了花，终于口齿不清地喊了声：“羊……”

我还猪呢！明兰泄气，这才分别四五天，明明之前已经能清楚得喊爹娘了。崔妈妈坐在一旁，老鹰般地盯着这母子俩，以防团哥儿扑到明兰身上。

天色还未暗，顾廷烨就一阵风似的回来了，直到床前才急急刹住车，小心翼翼地坐到明兰身旁，握着她的手，仿佛有满腔的话要说，到最后只一句：“想吃什  
么？”

明兰暗笑一声，前几日这人还抑郁得活似皇帝罚了他三年俸禄，连拖她去湖边散步都带着文艺青年的愁绪，现在可好，欢喜得遮掩不住都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了。

崔妈妈含着笑，抱上团哥儿先出去了。

明兰抓起他的腕子，轻咬了口在他手背上，低声道：“我想吃你的肉！”

顾廷烨放声大笑：“这有何难？我这就给夫人割去！”

明兰连忙扯住他的袖子，又笑又急：“还不给我站住，就你那身皮糙肉厚的，就是炖上三天三夜，也没人咬得动！”

顾廷烨笑着坐回来，埋头在明兰颈间，过了良久，才低低道：“过去，都是我